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訔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關以與大內對峙

若天關焉魯訔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關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嗣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洛陽勅於鴻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

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一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

虛一作靈籟音穎籟也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

為重陰近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兩日靈兩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

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論池滅波

月林散清影

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取其清也

古人云人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

天闕象緯逼

天闕指龍門也

王荆公改天闕作天關蔡興宗考異作天闕以余觀之皆非是乃臆說也按洛陽記關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

使汝寬守關塞杜預注洛西南關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八十里有龍山即禹所鑿三秦記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

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闕門也天有九闕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

雲臥衣裳冷

山高則多雲霧夜宿此寺如臥於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

欲覺聞晨鐘

覺居效切寤也

令人發深省

省悉井切

升天行詩風餐香松栢雲臥恣天行

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尾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

晨鐘令人深有所悟其亦香岩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覺者邪

贈李白

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

東都洛陽也

所歷厭機巧

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

羶腥

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趙子操曰此意似雖曰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蒸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

卞園曰青或作菁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

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餛飯法方授王褒訊音迅注云餛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饗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獨草木煮汁漬米為之彭祖云

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曰南獨冬不凋春色香味珍好亦為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

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餛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蘆葦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

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獨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酒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獨草木樹木

而葉似草一名侯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餛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餛飯隱處方臺真諸霍山有道士鄧伯

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餛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餛字郭忠恕佩鸞云湖申州水名餛為飯名陸龜蒙用

青精飯對白襍裘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餛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餛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依迅李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庚郭之形骸枯槁或椽飯青羹

世幸

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按青菜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羹

登真訣有乾石青精所餽飯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

飯黑乾其色青如蠶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南所謂青精飯也神

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

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

枝葉蓋一物也以青羹為青精則誤甚矣夢弼謂青精乃神仙之所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

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地者為地黃生于中者

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好苦之大藥資

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

證曰夫大藥者須鍊少中永能取金裏金黃金為根帶水火鍊功深

又云金為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聚

費錢帛家素貧乃不就陶隱居以神丹可山林迹如掃藥有大

成常若無藥白樂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

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

南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

色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

絕無人煙蓋漢東都之不可居也

李侯金閨彦

李侯指白也

也彥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

翰林故云金閨彥也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

脫身事幽討

杜詩卷一

二

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幣放還或謂白就從阻陳留探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按道鏡是

也亦有梁宋遊

有一作在梁古大梁今東京汴州也宋古把國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與甫同在洛將適

梁宋也後在梁亦與甫同遊按集有遣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壘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

闕遊席欲進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問唐書李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

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峰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冊

胡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為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

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

江淹登香爐峯詩瑤草正翕絕注瑤草玉芝也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也今屬兗州

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為五嶽之長也齊魯青未了

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

未窮故云

造化鍾神秀

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鍾聚神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綽天台賦序天

青未了也

陰陽割昏曉

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湯盪高大大日月出沒相隱避迭為昏曉也湯盪

之神秀也

曾生曾雲

盪他浪切條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拱積疊而起須臾遍太虛而為雨以其有功于民故祀之雲

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湯盪其曾公羊傳觸石而出曾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涓水湯其曾公亦借用之

決眚入歸鳥

眚前智切目睫也言山之高巖望之遠目皆決裂入于飛鳥之歸処司馬相如子虛賦弓不虛發中

必決眚公亦借用之也

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

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歎衆山

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為如何甫望岳之作未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

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盡心上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揚子季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逆震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兗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兗州有分好玠子

乃建封也論語鯉趨而過庭

南樓縱目

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海岱青徐與兗相接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孤嶂秦碑在

史記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嶂

山與諸生刻石荒城魯殿餘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

見墮懷而靈光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躑躅直田切躑躅直

也南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禘天下者泰山之雲也震

雷翻幕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驟雨落河魚一

作溪座對賢人酒魏志徐鏡字景山為尚書郎時某酒而逸私飲

白之太祖太祖怒其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門聽長者車

清者為聖人獨者為賢人逸性修譙偶醉言耳相邀愧泥濘濘

傳家施負郭窮巷以公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定切騎馬到塔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曰二儀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城遙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訐噉噉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龜蠶力

謂無足物

以為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龜蠶以為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冀岳濟巨海則龜蠶以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鴻烈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

徐關今齊州為水所浸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留孤樹

白屋已漂

矣惟孤樹存焉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蘇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張船行之速也

吾衰同

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能掣手巨鼉

擊天列切挽也南以擊鼉比取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壽之訴之於帝帝命禹疆使巨鼉率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五山始

杜詩

四

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匡有大入幸足不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豎

劉九法曹鄭瑕亡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祿曹乘逸興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更逢聯璧

晉潘岳字安仁少号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幼美客觀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鷟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陸得摩訶光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樂與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黃鸝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揚柳黃鞞子赤芸揚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如此人生復至今白頭逢晚歲相顧一悲吟泓為宏切下深兒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氏起氏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

僻
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謂扇也南史張融弱冠知名道士陸脩靜

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王彥輔云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天蔓一

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天門冬也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声相近也葉又酷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面者極枝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爲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說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爲天棘爲言耳蓋欲人无所稽考也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前蓋言我空忝爲許詢之流會稽王齋頭支爲法師許爲都講維摩詰經支遁一藝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拜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書阮卓傳武成陰鏗字子堅五歲能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

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余亦東蒙客時寓兗時也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此暗用事也後漢姜肱與弟仲海李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述刻疑情好綢繆共被

寢而携手月同行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携手同行更想幽音處還尋北郭

生北郭生指范十隱居也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言无塵俗氣也落景聞

寒杵落景謂斜陽也江淹雜体詩徘徊落景屯雲對古城廣雅屯向來吟橘

頌楚詞屈原九章橘頌后皇佳植橘徠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

固難徒更壹志芳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剌棘圓果搏芳青黃

雜操文章爛芳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緼且修筠而不媿兮嗟尔幼

志有以異兮獨立不迁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耶其無文兮蘇世獨

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

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匪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

置以為惟欲討尊羹羹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也張翰

像芳園府園時執權翰畏禍及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羹鱸魚膾

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

草草部蓴生水中葉似危春夏細長肥滑三不願論替芴悠悠

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蓴

滄海情甫無替芴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宛於爰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

作秀謂馬以神氣清勁不在多肉也

竹批雙耳峻

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魯國

黃伯仁龍馬頌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

死生

漢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努力

之爲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驍騰有如此顏延年楛白馬賦品競驍騰萬

畫鷹

素練風霜起

風一作如

蒼鷹馬畫作殊

作藏各切又側箇切造也

攬身思狡

兔

攬與懷同懼也晉孫楚鷹賦深目蛾眉壯似愁胡隋魏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

側目似愁胡

鷹產於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孫楚

條鏃光堪摘

軸也言昼之條鏃光悅而可摘取也

軒楹勢可呼

言畫之勢可呼以攬

何當擊凡鳥毛

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

靖山湖亭

魯書曰靖玉篇助麥切鄭

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
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跳徒聊也

斬自遊阻詞伯

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負外也

却望懷青關

青關地名李負

外之所居也

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謂天將兩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為括州刺史而後上

計京師以護城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為青州刺史甫陪宴于歷下

故你是詩也

東藩駐皂蓋

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為王藩屏者也駐皂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

輿服志中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

北渚凌清河

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海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右此亭古

右一作內海在東而州在西故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

濟南名士多

齊州唐為

濟南郡名士即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

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脩竹不

受暑交流空湧波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落日

將如何

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只未闡而賓筵將散日已西頽故嘆也

貴賤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重難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

天地間勞形軀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
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甬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

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序唐李邕傳邕天室初爲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
負外郎出爲齊州同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

所創是詩乃邕
爲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負體物寫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

其謀護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

之智也陸機文賦駢物而劍亮曾冰延樂方謂重陰叵寒之氣排煩暑樂情

前詩云海右思可以截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方里

厚百文謝靈運詩裁裁曾冰食曹植鬪難詩主人寂無爲衆賓進

藥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按地理志此古城也太山之

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爲雲雲莊即高興泊煩

促謂陰涼之氣奕人也張茂求懷清典常言之芳以常道化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
以不求懷易既有典常
含弘知四大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
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

易坤卦含弘光大老子
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
出入見三光大山高
大日月星辰洪為

以望而見之漢班孟堅
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負郭喜粳稻粳稻屬稻
稂也安時

歌古吉祥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於是知為
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世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太守李邕也
負外李之芳

也是時乃邕唱之於
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驛舍中
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

耳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一言
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跡籍臺觀舊

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園籍所載後齊築作
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故以新亭也氣溼海嶽深

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
之氣宜濛濛而深濛矣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
切城上

垣也之芳蹟鵲湖種圓荷修飾堞堞至今人感思之如石
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志以為勿翦勿伐也芳宴此

時具

具今依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

哀絲千古心

絲一作絃哀絲

謂琴瑟之音哀然也歷下之城廢與非一代觀今

主稱壽尊客

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為壽

筵秩宴比林

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

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

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次

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蓬華華戶角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

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孟無思鄉

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為如之何

猶得兼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

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疇古

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

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

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獨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

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

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鼉衛左驂

以入底柱之流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鼉而殺之

左擇馬尾右擊鼉頭鶴躍而出肆若治之功可以食桃

而母與人同矣二子取功不及而自殺古治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林木亂鳴蟬

麥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月白露降遙

想舊青檀想一作憶 幽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檀而思故鄉也 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入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尽置之羣盜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

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爲郎父東觀漢記桓榮相恭有蘊藉魁梧秉哲尊周勃

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傾倒也 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風雅藹孤鶩

騫虛言切 飛李貌言宅相榮姻戚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有宅相之語 晉魏舒字元陽少

孤爲外家戚氏所養戚氏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戚成

此宅相後爲尚書郎比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

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

兒童惠討

論方兒童時得蕭兄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

厥後謀拙每媿諸昆庸
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濶言相去遠速也沉埋日月奔

謂光陰易失也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甫恨衰老空想古人無由如伊尹之致君為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大夫居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愚公野谷村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韓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谷

謂父老此為何谷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紆長者

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公谷寧紆長者

謂當時子美在亮青之間自以為其居僻矣而蕭兄來顧之也或又謂譙蕭兄之不來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

多長者歸老任乾坤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負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按唐書之問弟之憐之孫為連州參軍不言為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

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枉道祇從入吟詩

許更過淹留問者老寂寞向山河

向一作看淹留駐迹之義甫狂道來過爲之淹

留欲問者老負外平日之事而負外

更識將軍樹
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

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号爲大樹將軍

死矣周使信麟趾殿校書扣刘儻

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鮑照菟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古樂府看書法

燭 減看劍引盃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錄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弄劍醉不知止

詩罷聞

吳詠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諫故有扁舟五湖之趣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雲衢俞成元德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

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按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

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益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

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秘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

宮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

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号玄元皇帝朝開元末廟比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

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以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認兩京及諸州

各致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在西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閔

配正也極謂北極也閔閉也以聖在洛城之比故曰配極玄都丹靈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

馬憑高禁籟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漢書音義禁苑之禦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桃

嚴具禮

周禮分官守祀注遠朝曰祀廷主之所藏也

掌節鎮

非常

節將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朝也地官掌節節猶信也

碧瓦初寒外

碧瓦以疏漏為

尾也初寒拍冬日也

金莖一氣旁

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栢梁臺銅柱承露山人掌

之屬山河扶繡戶

言繪畫之麗也鮑駢行洛苑文繡繡戶垂羅幕

日月近雕梁

高也仙李盤根大

李拍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无姓老君拍李木曰此為我姓本行

經曰太上道君託託洪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割左腋而生生即

諾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葛玄曰託神李母生即諾然以上皇元

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

月壬午去周而度闕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

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

李詩曰盤根植瀛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奕葉光

趙子祿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美老子之生在拍李木為姓唐

荷二長為累出有尤也○或曰郭子橫洞真記漢武未生景帝夢一

赤彘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醫帝查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

戶牖乃改崇芳閣為御蘭殿

德付今王

封氏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遺德經令李者習之

畫手看前輩吳

杜詩卷二

一

生遠擅場

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公須酌飲

嗣立為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狀自為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其便

利初在交州蝦上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

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儻東京賦秦政利權終得擅場森羅移地軸

志崑崙東地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方里地

下有四柱廣十方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妙絕動官牆

五聖照龍衣

君臺殿高激下瞰伊洛仙泥朔芝像皆開元揚惠

之所製奇巧精嚴登有五聖巨具容及老千官列馬行

子化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朱景元畫

盡飛揚翠栢深留景

言栢葉歲寒不彫也紅梨迥得霜

風箏吹玉柱

言風揚奏樂之韻也柳潭七夕露井凍銀床

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幕後

身退卑周室

史記本傳老子周守藏史見周

之表遂去刘向列仙傳李真生於殷時為周柱下

史轉為守藏史周

德表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

經傳拱漢皇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

即羅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即授老子道德經章句二卷曰余注是經千七百年凡傳三人進子四矣谷神如不死谷所以藏物谷神道云藏神也養拙更何鄉無何有之鄉謂无所止猶云

龍門韋林東都記龍門号双關與大内對峙若天關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皇居謂洛京也金銀佛寺開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水陳陸相閱征塗上閱

生涯盡幾迴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眾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暴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

託於段以刺立宗也論語不以兵車骨仲之力也師古曰律詩拘於声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律不能達夫調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不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弊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律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元宗作元宗承太宗大

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切用張九
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揚國
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吐
蕃為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轡

轡離珍切轡衆車聲也詩秦國風有車轡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

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

又木蘭詩百二碎耶娘去暮伯黃何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全

起故橋為之不見也下園曰秦獻公元年城標陽徙都之注今萬年

是也又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美開徙都之章昭云秦所都武帝

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關中記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

謂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各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

衣帝前僕揚塵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者僕書謂之更行以丁籍點

或從十五北防河

防河謂築邊備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所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萬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與裹頭

里正即今保正蜀亂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歸來頭

白還成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

辭家去窮

邊庭流血成海水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武

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

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今京東諸郡皆屬河南

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河此為山東南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揚國忠專權引安祿山

為將領僕陽突騎生事邊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

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悟千村萬落生荆杞

廣雅落居也阮嗣宗詩堂上生

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荆縱有健婦把鋤犁

人代把犁鋤奈禾生隴畝無東西

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况復秦兵

耐苦戰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被驅不異犬與雞

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

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卒關西指函縣官

云急索

一作驟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雲雀光傳懸

租

統從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賦官索租甚急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

多荒將何以

信知生男惡

惡一作兒揚泉物理詩秦始皇起驪山之家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謹勿奉生女痛用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比隣

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生男入之所喜

生女入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相見此皆有所感懷

而為是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立功也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

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蕃密亦窮部

古來白骨

無人收

公言白骨者蓋託之以與也左氏傳吾收爾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識誰縱橫莫覆蓋蓋潘岳閨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醫王象七哀詩出門無所見曰骨蔽平原

新鬼煩冤舊鬼哭

左文公二年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龍

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大龍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龍來收葬之風

賦持蠶頭煩冤琴賦拂帽煩冤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王殯

枯骨當世歸其仁今元宗婁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者不復收葬使
新舊之鬼或竟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
言之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
言之則知戲闔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後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
兩冥冥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謂歲除夜也詩唐更長燭明不可孤

言夜求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惜也咸陽客舍一事無言長安旅中少兒相

與博塞為歡娛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正夜塞行塞也謂

古者烏曹依博說死塞行其相賽謂之塞也前漢吾仁壽王以善格

五待詔調博十後漢梁冀能六博注楚辭曰琨蔽象其有六博王逸

注投六著行六塞故云六博鮑安博經曰用十一塞六塞白六塞黑

所蔽頭謂之塞有五采例為一畫者謂之白刻為二畫者謂之黑一以

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文塞經曰塞有五

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憑陵大叫
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黃陵敵邑石苞與孫皓書憑陵

險遠盈原招寇曰琨蔽象其有六博世分曹並進隨相迫

此三成泉而呼五白此三百前犀比費曰曰些季良注琨蔽

玉箸也五百博齒也象珠也辛怡勝也謂琨蔽而呼骰子數也

袒跣不

肯成臬盧盧一作牟臬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猪有

約是也蘇代謂魏王曰夫博之所以貴臬者便則食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暴也石季龍伐涼威公重華用
教字希染於東府聚博備大捷一判獲至數百萬餘人並里續以還
唯刘裕及毅在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
一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吞既而四子俱黑
一子轉醒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室与韓
黃李根等博備誓之曰世云博備有神若富
貴可期願得二盧於是二擲尺盧祖既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

解送豈即非良圖

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博博則
今夕邂逅相遇未及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

裕以下成事失
以卜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僭石輸

百萬

僭与僭同僭石言一僭一石也儲无僭石家至貧也劉毅家
无僭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幸太事无不如

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邪甫貧賤中魚有大志觀自言致君
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喻乎
祖既不肯成暴亂也南史相玄聞刘毅起兵曰毅家无僭石之儲博
備一擲百萬共奉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僭石之儲者闕卿
相之位揚雄家无僭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為僭石受二斛晉均
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廢僭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僭丁監切言
一斗之儲方言作僭云楚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僭郭景純注曰
所謂家无僭石之儲者也埤雅曰大鑿也字或作僭音丁甘切說文
負荷也後漢宣東无僭石之儲注今
江惟入謂一石為一僭僭音丁監切

春日憶李白

下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傳殊極沈休

文又尚聲律將獲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與詩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集也况

束於聲律供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早午借問別來大瘦生只爲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數

飄然思不羣清新更開府

度信本集序開府司

宗更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蚤者宿文更新奇又云更信爲軍騎將軍開府

俊逸鮑參軍

約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瞻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爲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尺不然也又

云昭爲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初梁府多用白詩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識也

渭北春天樹

謂北甫所居也

江東日暮雲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罇酒明日

難重傾子孟浩然亦云何時一罇酒重與李膺慎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

窳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山嶺兮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

是詩

一无数字

一簣功盈尺

簣土籠也書旅一簣功盈尺

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

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沐冥記漢章

帝二年子母竹第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香爐曉勢分

即詩序云承諸焚香

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保如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純曰天地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丁耕切伐木声也詩心雅伐木丁丁梁

王籍入若耶溪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水雪

南言雪以訪張氏也

石門斜日到

林上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惠連詩落落難林上

不貪夜識金銀氣

公言以不貪故夜識其氣

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外則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玉之上遠皆有氣不可不察地鏡圖黃金之氣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頭切難也公言張氏全身遠害於此与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

出處

南言不以出如介意也

對君疑是泛虛舟

虛舟以喻虛己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

齊於河有盡船來觸舟魚有捕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

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被其之子箋是也

邀人晚興留叢齊潭鱸

發發

發發一作發發諸延切魚名發比末切發發魚掉尾盛貌詩儲風鱸鱸發發

春草鹿呦呦

鹿食草則

呦呦而求藥喻張氏之相招也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杜酒偏勞勸

勸武樂府可以解憂唯杜康張

梨不外求

言飲唯園果而已意勸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

大谷之梨前村山路險

古詩山路亦何險歸醉每無愁

鄭駙馬宴洞中

唐書睿宗代國公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方鈞明皇庶晉公主皇甫淑妃

生一嫁鄭潛曜潛曜有孝行廣文博士鄭虔之姊公集有鄭駙馬池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繫白駙馬潛曜公

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寶十載始上三大禮賦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

主家謂公留客夏簾青琅玕

謂簾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海經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草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類大齊室也琅玕五色青首為勝出儋州

以西爲白木堂中及于鬲國亦雅西
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璆琳玉鬲

此言以琥珀爲盃也前漢嚴
賓國出璆琳虎魄琅玕
冰漿椀碧碼碼寒碼音馬

此言以碼碼爲椀也前有渴病故喜有水漿也魏文帝碼碼賦
出日丙或文理交錯有以馬腦故因以名陸機苦集行傳飲堅水

疑茅屋過江麓茅屋一
已入風磴雲雲端磴丁鄧

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陵
跨水道文梁鮑明遠詩興類風磴復象天井
自是秦樓壓鄭

谷王彥輔曰谷口斤謝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
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塚公有文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曰教弄

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
上其上下下數年一旦隨鳳皇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

簫聲僕書僕有谷口鄭子真於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其字也
真子真不誣而終三輔决錄云子真名僕子真其字也
聲珊珊指公主之
環佩也

李監宅供本作李監鐵趙便口按盛性錄李令問開元
中爲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著聞於天下其炙

鹽鹽鵝之屬慘毒取味令詩
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王孫謂士者之孫亦相尊
敬之稱韓偓傳王孫王孫豪家意頗濃屏開

金孔雀

前漢罽賓國出孔雀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鈿用藤屏風
隋長孫晟畫一孔雀於屏間以擇婿今時中目者

婚為褥隱繡芙蓉

禪而蜀切蓮褥也謂褥刺繡文為尚花也蓮顯
靈姬篇魏王倚樓十二重水精簾傳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味重

按神記謂魚躍出即命作鱸一
有二雙鯉魚躍出即命作鱸一

座皆遍

明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魏志黃尚為司徒與司
徒李元禮俱娶大尉桓

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
李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大尉桓叔元兩女俱乘龍

言待婿如龍也或以童妾字子雋
字文英二說不同今並載之

又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力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太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求王璠稱其
江淮以從事得之巢父則自踏道尋敗知名後為潭州

刺史胡南觀察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計給事中御史
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太白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同

居徂嶺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全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東將入海隨

煙霧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故也詩卷長留

天地間一作書釣竿欲拂珊瑚樹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漁人常市以繩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世號徂來集

今遊江東以魚釣為樂故納竿欲拂珊瑚樹南州志珊瑚出大深山

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麗如紅玉

大澤龍蛇遠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

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事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敵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春寒野陰風景暮一作

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草春曰春此亭執芻之時春已暮蓬萊織女迴雲車花繁

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疑會見野陰

指點虛無是征路一作虛無自是君身有仙骨虛無

仙之境樓臺致閻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廻轉

雲車以邀之又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即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尔而骨當
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嚴青會稽人居貧常於山作炭
忽有一人去青語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
書授汝盛弘之荆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云昔有鵝少者年
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報
其兄兄至山見少鵝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一作我欲把富貴何如

草頭露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晡露草頭露言不久

藥父名節諸公欲父留之奈果父輕視富貴具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
歸也按于寶搜神記挽歌辭有懸露高里一章言人命如懸上之露
易晡其一章曰露上朝露何易晡蔡侯靜者意有餘靜謂蔡侯之為人恬
靜而意有餘也清

夜置酒臨前除除庭罷琴惆悵月照席按琴曲有別鶴
操蔡侯罷琴憫

幾歲寄我空中書空中書謂鴻傳書耳因謂巢父此
一別去幾年得有書以相達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
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司馬貞年二十一

道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而窮
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

甫問信今何如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
致意之辭也按別本云巢父掉頭不肯往東

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携乃天地間劉卒欲排珊瑚樹我欲把袂去留君
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亦敏察章青者景暮仙人玉女迴
雲車指點盡元引掃路若逢李
白騎鯨魚道南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忘无放切實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二
年寧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樹焉子冬之武子曰伯也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

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風霜入短
衣短音賢布衣也前漢貢禹短褐不完顏師古曰短者謂僅賢所著
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關而西謂舊倫短者謂之短也

還舟日月遲還舟謂九轉靈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
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燒還丹亦可以遲

延日月缺後成也神仙傳劉根
曰藥之上下者有九轉還丹也

未因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
山陰雪夜忽憶戴

空有鹿門鹿門山在襄陽之南

期公自言无因興與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李白有效龐德公
隱鹿門山之期約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岷山之南

後携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

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且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止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出佳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管范別有所稽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賀知章吳人少為秘書監善乘船荆楚只越之人習死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此之人迫近竟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鶴而老翁則似白鳥也吳越春秋越人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眼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主花故曰眼花落井水底眠謂醉以舟中任其旋二所之豈非水底

眠乎說詩者不以文善辭不以辭善志蓋謂是也吳筠詩夢中難言見終成眼花

帝憲本名成器養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辭儲位封為益王憲諡曰懷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璣二卷太僕

賜天寶初加特進朝天子言朝天子也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璣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璣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竟至此

公集入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道逢麴車口流涎

王璣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詩

王璣嗜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與下句移封酒泉皆非安事特許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萄醜酒自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晉陸

據百年飲自苦獨鑿口流涎白樂天詩恨不移封向酒泉

王李補野眠糟醜流涎見魏車蓋用公語也以其宗室受封故賜矣儒以

進也言恨不移封酒泉亦以戲之也見魏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

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飲後封也見魏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

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

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一巨羌姚馥嘗酒人呼為馥羌

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左相日與寶萬錢

不復呼馥馥辭封地即任酒泉太守

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

賞畫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

自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為問明前客今朝幾箇來言日

與費乃錢者如何曾日食乃錢謂每日之興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

云適之以天室五載罷相即取死袁州而公天宝十載方以獻賦得

官疑非相與周旋者但能飲耳昔何曾為司徒性奢蒙日食乃錢猶

筋无下飲如長鯨吸百川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動

千聖小者數丈鼓銜孟樂聖稱出賢世當作姓傳寫誤也適之

宗之瀟洒美少年

李白傳侍衛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

詩二

十

石鐘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舉觴白眼坡青

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眼由是禮法

故如玉樹臨風前晉謝玄春叔父安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毛魯與夏

蘇晉長齋繡佛前晉蘇廋之侯之共坐時人謂之兼葭倚玉樹

蘇晉者精通與義或曰蘇晉字序睿術皆得胡僧慧燈繡佛勒佛一

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去吾性合吾瓶事之他佛不愛也

蓋跡勒佛即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

之者故甫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百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與

師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去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嘗酒日與飲醉於

酒肆元宗愛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

水灑面即令秉筆頊之成十餘章嘗飲醉殺上引足天子呼來不

上船船或作自稱臣是酒中仙醉也范傳正季翰林新墓

碑元宗受白蓮池白不在舟帝歡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新墓

人呼衫衫為船蜀方言無張旭三丕草聖傳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吳郡張旭官至

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為證

東率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醉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

水中乃下筆醒後自以為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

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書土皆文志曰

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孝尤好草書李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此李書水尽黑為世脫帽露頂王六介前張旭時人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為人酒秃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相舜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悅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譁之驚曰揮毫落

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祖也屢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

紙如雲煙諸岳揚州謀動翰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

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與白號為酒中仙口吃對客不能出言醉後酬詰如住射時目為酒乞

贈韋左丞丈濟天寶九載作范元寶曰左丞或以為見素或以為濟按濟傳思謙之孫子

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縉之子天寶

十三載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上幸蜀

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註云見素此詩

贈韋左丞是為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

高宗時為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鸞臺三品子承慶

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

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侍郎承慶

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嗣立二子
曰常曰洛常終陳留太守洛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
世居

左轄頗虛位

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
劉洎疏曰尚書萬幾實爲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

轄八座比於文昌
故左丞謂之左轄

今年得舊儒

皆以紀
韋文也

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

臣一作官
文成皆以經術爲相

時議歸前烈

前烈前輩也指
韋條兄弟是前

章爲時議
所歸也

天倫恨莫俱

天倫兄弟也此
悼韋常之卒也

鴆原荒宿草

韋嗣
立傳

二子常濟知名文融薦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爲陳留太守故有
是句詩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惠有宿草

而不哭注宿
草陳叔也

鳳沼接亨衢

言累世爲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爲
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父

子並爲宰相故有是句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奉
我鳳皇池諸君實我取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魏徙中臺郎

視草職于祕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漢尚書郎執筆禁中晉人
以璇霄浴鳳丹地之地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戶起

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泊海峽龍丹地浴鳳晉謝元暉直中省詩
茲言期鳳池鳴佩多清響下伯玉走中書省詩躍麟鳳池中揮翰紫

宸裏范雲贈王中書賦詩
拜官青瑣闥還望鳳皇池

有客雖安命

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
篇知無可奈何而安之

若衰容豈壯夫

揚子吾子篇壯夫不為也

家人憂几杖

几老者之所患杖老

者之所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

憂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沒几杖

甲子混沌塗

左氏襄公三

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絳縣老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古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幸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子召而謝過焉曰

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

又笑乃武之罪也

不謂矜餘力

論語行

也吳志張茲見陳壽作武庫賦嘆美之對答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

章而為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終以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

還來謁大巫

此弊

氣不

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

謂著慕於章

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老驥

飢鷹待一呼

老驥飢鷹皆喻自喻也吳志陳登謂

伏櫪志在千里

則為手飽則賜去孫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一作折骨效

意有求於章

之焉效也

杜位宅守歲

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林甫之婿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守歲阿戎家

戎王叔原作戎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濟冲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

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合籍每道渾戲須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緝語不如與阿戎談我蘇子瞻與戎子由詩有云頭上春幡笑阿戎又云欲喚阿戎來守歲蓋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

康又有送相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斑鬢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

咸者亦未具疑是杜位小字阿戎也

花頰曰吳穹周廻三期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葩爰采爰

試聖容袂之冰壽於家長指繡幸壽欣放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旦

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便信正旦詩椒花終頌來

言朋友會宴也易

禮賦表云甫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

年官猶未定宜其感

戴之切故有是句

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溫以此詩爲韋見素題便以此詩爲韋路魯言又謂
集又有韋左相二十韻自素曰見素未知孰是若
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屬二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
當屬曰左丞按唐書魯本傳於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
素乃漢之子襲父爵彭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
書代陳希烈爲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
西詔兼左相子偁郭位至給事中孫觀爲尚書左丞致
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
十有九履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亂甫舉家避亂瀘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
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
琯以宰相總兵與賊論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爲賊所
敗由是得諫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賊甫爲華州
司功甫旣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爲山東之游遂依
此詩辭韋左丞明已无罪而去觀甫實有憶李白詩之
句何時一樽同重舌細論文
蓋謂此行爲尋李白故也

紉袴不餓死

紉胡官切素絲也袴古故切脛衣也班固傳序班如也束脊安之居纒纒客難丹墀

伯古王詩子弟為羣在於綺繡紉袴之間非其所步紉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儒冠多誤身

紉袴謂貴游子弟之服不餓死謂隘

唱費嘗也然饑之義有二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干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用蓋有微

而言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

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獲甲出戰皆數家不用以此

誤身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

有曰儒特誠難堪有稟堂詩曰武夫勝處儒又按楊判官曰儒衣山

鳥在者皆狀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兵之際山鳥見儒衣

猶且陸擊雨以此時惟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

冠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

故具陳其所以不偶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吉前卷單于曰僕天子我

丈人行又王品請刀寶客稱賤子後益後據漢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

上言兼太乙后奪
南昔少年日少一早充觀國賓充一作就
二十五五年當漢京兆唐寅易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載
破大拉人誰不讀書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南齊書破方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曹掇之
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魏文帝典論博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掇

下筆成章孔文李表賦料揚雄敵前漢揚雄傳先其可馬相如賦甚麗雄心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為式乃作詩看子建親世說魏文帝嘗令弟東阿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

李邕江都人唐新書甫以貧不自振客各館其越間李邕評其才先往見之初邕既冠詣李邕求見秘書邕曰秘閣乃卷置且殿可窺未幾橋望問奧蕭了辨如響邕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宗邕立陛下大言曰曷諫杜陵大計當聽后色解可擢奏邕久外入

朝人傳其眉目麗異至平百聚觀中人高問索文出守北海時稱李北海王翰願下隣作同王翰并

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極多名馬家有伎樂喜詩酒文士祖談杜華嘗在座即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饋之入登臺閣一時傑人宴獨謂唐李邕有才能後進相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叢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何故故王翰為隱蓋愛其才故也南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起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也左氏昭公三年子先下隣矣

謂頰挺出一一作生立登要路津古詩云何不乘高足先登要路津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也路

與佳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備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用方召試

詩三十一

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持出登于要路律當其授以向近焉故此意
 寥寂不獲致君与墨民也隱論者隱逸之士也甫况不見於用歸何
 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蕪之行致治總必為隱論之徒非說矣
 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蓑之徒亦若此尔夢龍按列
 子天瑞篇林蕪年且百歲行致治惠張其庄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
 傳解奴辜張紹皆能隱論相謂論天下神人五二曰神仙二曰隱
 倫類延年詩立俗近流說神仙 騎驢三十載 公有詩云昨日東
 恰隱論鮑昭詩孤賤長隱論 騎驢三十載 風騎蹇駟旋呵援
 手凍粘鬚洛陽无限丹青手還有工夫及得无王維後依子美騎駟
 駟高詩舊康不載後漢尚胡駟駟入市昔阮籍騎駟到郡任彦昇詩
 結轍三十載陶淵 旅安京華春朝扣富兒門 朝陵送切早也
 胡詩開居三十載 暮隨肥馬鹿殘盃與冷炙 肉也類氏
 切擊也。鮑昭詩結交 多貴明出入富兒家 多之夜切
 家訓君子无故不歡衰痿准不可令有刺齋竟役動賈也 到處潛
 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禮之况尔善乎 到處潛

悲辛 駟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駟而已昔李
 所學令致對云曾過龍巾拭叶荷手調羹天子殿前尚与吾走馬陰令
 陰縣裏不許我騎駟初買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駟用既碎何西尉
 貧在京師自夫載賦之前迨今月三十六年矣載賦時年四十京華
 者言京師如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迫逐繁華脆管无如不有南獨然
 復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整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
 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羶之餘者香已埋歐柔肉曰多冷炙謂

宿灸也甫既食幾糊口京師貴遊之持
我以致殘孟与冷灸深使人暗也抱悲酸也
主上頃見微歎然欲

求伸

數許勿切疾貌易係伸
尺變之屈以伸也

青真却垂翅踏踏無縱鱗

切踏徒孟切失勢兒主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右實然然如屈
鱗又教里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瑄不宜罷罷不
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至翅曰魚可以縱鱗今反
踏踏蓋傷其得蹇也矣海賦踏踏躑躅波王褒垂王得賢巨頰而平若

巨魚縱

其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張誦佳

句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吉字子湯吉貢與為交世林王陽
在位貢禹彈冠劉向標絕交論王陽登則

貢公喜字生而國子悲發集有
曰作博貢公喜又曰貢喜言容習**難**
莊子讓王陽原
憲居曾環堵之

室以生重蓬戶墮漏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紗子貢乘大馬
中然而表素野車不容巷在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於巷而應門子
貢曰善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无財謂之貧季道而**焉能心**

不能行謂之病今貧也非病也子貢俊巡而有愧色

快快
能一作知快於見功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公子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快快韓信傳

君常鞿鞅顏師
古曰志不滿也**祗是走跋跋**
跋跋七倫切跋
跋行走兒

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大華西連
太白麓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

塞道單東西數迴首清渭濱常擬一飯報范曄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

之養必報李商儼稿感古人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文人大臣皆指韋夫也韋夫與南相厚善而知南為真率

章文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

故有拾遺之權當此時喜得韋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

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

快快於朝廷茲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請為淮陰侯常

快快不樂意在怨君南則不然跋駿奔走之狀山東病海之郡唐都

巨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

着皆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賦風心不志

君一飯之恩嘗發如靈輦之報官子况韋文白鷗波浩湯波或

之北甫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為如何耶白鷗波浩湯波或

非是諒徒浪切浩蕩廣大克南越志歸水萬里誰能馴馴松倫

鷗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二日風至乃去萬里誰能馴馴松倫

章文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无官守言

其進退浪綿綿然有餘裕直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押試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二學士

匡翰 休烈

昭代將垂老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途窮乃叫閭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昭明也代乃世字避太宗諱

門下四鳳東曰延天裏材范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在賦西嶽獻
進鷄賦亦投延恩靈湯推甘泉賦選平咸方四帝聞張衡思之賦
帝閣使鳴鳳方
觀天皇于瓊宮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公賦三賦而帝奇
之公集有云生年

文辭動人
天老書題目
按公賦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
老指宰相也論語橋輔象曰黃帝七
主是也

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焉張衡應問
曰邳天老而友也曲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者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義軒天
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

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
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
春官驗討論
春官指禮部也公賦
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
李士如者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倚風遺鷓路
鷓與鷓同
李士如者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公言倚順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用以喻
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隨

水到龍門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甫以喻因奏賦
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

魚上則為龍不上
竟與蛟螭雜盜
無錢為雀喧
雀一作堂無一
則點額曝腮也

而不過則猶蛟螭也
竟與蛟螭雜盜
無錢為雀喧
雀一作堂無一
則點額曝腮也

進則不免為燕雀之所喧笑也
青真猶契闊
連真同
青真

厲不能翻
尉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路進用上授西何
尉不行政右備率游江曾而已此公所以嘆也

儒

術誠難起

公僕是時武吏見過而傷儒冠之誤身也

家聲庶已存

杜陵有南北杜詩名家故公有

詩云名家果出杜陵人是也

故山多藥物

故山指襄陽之峴山也公先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

于杜陵襄陽至鼎州无三百里

勝槩憶桃源

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芳艸鮮美客史續紛漁者異之捨舟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太驚問所從來

具客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

欲

懷謂思念集賢

整還鄉旆

南旆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興也

長懷禁掖垣

懷謂思念集賢院惟于二李士

也李士院在禁中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南賦三

出自二公常謬

醉時歌

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竹

寓意于酒以自遣適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唐書

而已故曰醉時歌

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立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詩幸相幸相曰上增國子置廣文

館以居賢者今按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廣乃就職久之兩壞燕舍有司不復修完萬治國子
館自是遂廢在官
館約其甚善知也

諸公衮衮登臺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臺一作華衮者衮
同也言衮同无別

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堂公正百官之罪要官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

省臺臺皆備要之職今也賢不肖无所別使小人得以衮同而登
之是以鄭度取占之並進蓋甘心居中冷官按唐書宗致廣文

館以度為博士而以官冷言者蓋玄宗將兵於邊不晉心於
經林其後官解解相獨傳國子監由是致廢故曰官獨冷也

紛紛厭梁肉前段宋邑傳飽者甘糟糲後段餘梁
肉晉傳咸曰今之賈販皆厭梁肉廣文先

生飯不足飯甫飽反餐也甲第謂樓貴妃兄國志賜宅京師以
甲乙丙丁次第也甲第之佳特以妃寵而將高景厚

屢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食蓋謂此也按餘及三曰宅一曰第
後高認列侯食邑者皆關大第室吏二十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

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粉治宅用諸第莫侯賜文賜
此第一第故以公王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

與美於路陽城內起用第先生有道出義皇義皇謂伏義氏也晉陶潛傳
言清風飄至自謂羲皇上人先生有才過屈宋才一作文一作所談
屈宋謂屈原宋玉也德尊一代肯慙

先生有才過屈宋

可聽音以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質反接軻車也一日軻軻
車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軻軻而雷雷淵軻或作軻或從士又同
古詩坎河多辛
苦汁生不燭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贈非无才

也蓋其得道則未也今屢才過屈宋而又道杜陵野客人見

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人見杜陵野客人見

杜陵元帝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
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
其實皆杜陵也公詩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也杜
陵有南北杜陵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被褐短被褐短

窮鬢如絲窮鬢如絲

日糶太倉五升米日糶太倉五升米

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贖養僕夫故也南有二子一日宗

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

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前漢食時赴鄭老同襟期鄭老指鄭也

傳亦貴有逸才與孔融俱不汝
交封巖年二十餘年五十
得錢即相覓南有詩云賴有蘇三某引之與酒錢具也不復疑者
不以妻之舉肘有嫌疑也南與度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
其相忘如此相忘無老少長至若度之病飲真令南比面不可不
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出說王孝伯云但得嘗天事痛飲讀萬卷
可辨

名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
一作簷前細
雨花落沉

沉言人寂也人寂而細益不發動酒既耶簷花乃簷前
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爲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但覺高

歌有鬼神言歌聲之焉知餓死填溝壑
左云昭公十一
年傳齊于溝壑

前以宋買臣妻曰如公羊終餓死
溝中耳沒贖傳臣自以爲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
乃今文君當壚相如身背擔草樵與庸保難收親滌器於市也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討文君
事而曹子尋藥之茶不復飲之莽誅豐父子投茶四番許所連及便

延從閣上自投下投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
某欲延劉棻嘗從雄李詩字雄不知惜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

話曰唯
莫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

晉潘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

淵明爲宣澤令郡遺督郵至

吏白應束帶見之潘安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兒輩解衣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子謂先生指度也以相如之逸才尚

茅屋荒蒼蒼吾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上盜跖俱塵埃

不須闢此意滌滄滄七咸切滄也生前相遇且銜盃石田

乃以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去

至貧者有稊因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九於亂世以速投

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適隨其性不足憐滄區之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万年縣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云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

也王鳳傳序谷口有鄭子真躬身自保王鳳以孔聘子真不屈揚文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山且其

其如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用之陪廣文也莊子至樂無窮

容是魚爲子平生爲幽興爲子未惜馬蹄遙薛道衡效今體詩一去无消息何能

蹄馬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章一作重非食貨志木千章類師古曰大材曰章卑枝

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鮒銀絲鱠香斤碧澗羹翻疑

施樓底拖徒可切正船木也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斤魚行船中多羹斤鱸魚故甫有是句

萬里戎王子趙子操曰戎王子說者以爲月支花名或曰本草日華子云獨活一名胡王使者當是此類未詳何

年別月支支章後切国名張鷟傳匈奴破月氏王汪月氏西域胡国也次音支匈奴傳西域胡強而月氏盛後漢西域傳大

月支国居臨氏城去洛陽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初月支爲匈奴所威逐遷於大夏最爲富盛諸国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号大月支又旁

南山北波何行至沙車爲南道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

使徒空到趙子操曰張鷟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自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神農竟不

知趙子操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国名何將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掃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地銘皆

異花雖張鷟之至博望神農之辨草木猶爲未編也露翻兼兩打打徒從切擊也開折漸離披

漸舊依日宋王九辯白露
下一百草兮掩梧楸以難披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渴鳥未切藤

蔓曲垂蛇垂一作蕪詞賦工無益無一作何山林跡未賒盡拈書

籍賣正作拈如兼切來問爾東家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

其書也家語孔子東家亡也鄭原傳曰原遊季諸孫於松栢曰君鄉里

鄭君李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亡也原曰君以

鄭君為東家亡以僕為西家愚夫耶

刺水滄江破刺通殘山碣石開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

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綠垂風折笋紅綻兩肥梅銀甲彈箏用

移無洒掃洒色賣切掃素報隨意坐蒼苔魚一作盤沉字為常侍以金貂

風磴吹陰雪磴丁鄧切石雲門吼瀑泉瀑薄報切又滿木

酒醒思臥簾衣冷得裝綿得舊野老來看客言少有人到也何

魚不取錢

言魚之賤也

只疑渚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棘一作棘霜

茵陳春藕香

本草草部茵陳經冬不死因舊而生

故脆添生菜美

言生菜而得前陳春藕愈係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言補食單於棘樹之

下陰益其涼也謂之

野鶴清晨出

出至

山精白日藏

言地

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聞其声千歲蟾蜍食之

石林盤水府百里

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過古采切經也

走馬定昆池

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上長盛公主竟

起第舍以後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

緊石蒙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

醉把青荷

葉

青荷葉

狂遺白接籬

白接籬巾也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遊

高陽地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地日夕倒載歸醉

船思郢客

刺七亦切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操舟

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水南人謂北人為滄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此常語也

頗隨

秦山即秦嶺在饒州閩鄉縣南周回三百里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羅幃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謂欲歸也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住一作注水住言水

回首白雲多一作雜花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

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顏延年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爲問訊其竹

而報許之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倒衣還命駕倒衣爲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呂安服葛

輿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高林乃五盧主人元間故客至則安之若吾盧也陶潛詩五泉亦安吾盧花安

鷓鴣捐蝶安吐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安之際而有鷓鴣捐掠於蝶也溪喧獺趁魚謂溪聲喧沸之中而

有願誌逐於白也

重來休沐地

休沐言休息也

真作野人居

山兩樽仍在

王彥輔曰詩人張詠與人遊山

沙沉榻未移

榻與樽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

犬迎曾宿客 鴉護落巢兒

謂古曰犬迎客鴉恐大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

雲薄翠微寺

翠微寺正觀十二年置在終南山之上本

天和

天清皇子陂

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比原上有秦粹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

此結秋亭是也

向來幽興極 步履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

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亭曰平臺在大

梁東北高宮所在也顏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外實博世俗云平臺也

春風啜茗時 石欄

斜點筆

置硯於石欄之上也

桐葉坐題詩

題詩於桐葉之上也

折齒下很切屋橫木也

蜻蜓立釣絲 自今幽興熟

來往亦無期

言平臺上地僻靜翡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往來無期刻也

頗恠朝叅懶 應耽野趣長 兩拋金鑠甲 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鑰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洩其柄也甲施於兩槍臥於者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未也可知矣此史隋文帝賜張弼綠沈槍甲獸文具裝蔡珍詩金甲耀日光

手自移蒲柳

蒲柳楊也爾雅揚蒲柳是也馬融寬

將須植以蒲柳皮以綠茨

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陶晉

潛借夏日虛開高臥比窻之下清風殿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

判年謂半年也

蹉跎暮容色

楚辭與垂兩耳

兮故蹉跎廣雅蹉跎失足也

悵望好林泉何日雲沾微祿日一歸山買薄

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言未悉活微祿此為布衣時也今年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

故此言沾祿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

繫一作置非刻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歇鞍高上巔

醉

則騎馬歸

則樊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哥曰日夕倒載歸路斷无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羅

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

四一

坐客寒無氈

帝也按唐

書郭虔傳度在官為約善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
坐客裏無擾則知公之佳真詩安矣後漢并馳更能依格體晉吳隱
之有清操為太常以竹賴有蘇司業作近時時與酒錢與
筆為屏風坐無雜帶作乞乞之上既切也按虔始為廣文館李士生嘗酒不治事數為官
長浙詞怡然不以為意後山反陷于賊受祿山為署後實歸坐免官
故至貧囊推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與之甫集
有辭時歌云得錢即相餉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
莫長哥舒節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

漢武帝獲白麟遂依麒麟閣以盡功臣像宣帝廿
二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

一人於

何人第一功

高祖論功行封
以蕭何為第一

君王自神武

君王謂
玄宗也

漢刑法志高祖躬神
武之材德覽吳雅

駕馭必英雄

君能駕馭英雄
吳志張昭曰吾

開府當朝

祭文宗即位自負神武
於天宗十一載加開府議司三司得自選將校參謀甫意哥舒特

駕馭必英雄

君能駕馭英雄
吳志張昭曰吾

開府當朝

進帝眷必立大功為當代
何也唐制開府議司三司三司皆三公也從一品官也

論兵邁古

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戰在

戰一作勝

略地兩隅空

略地一作妙略略取也
兩隅空謂北征突厥西

伐吐蕃也翰軍攻吐蕃石
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
青海無傳前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

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翰軍築
城青海上吐蕃安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三州

志臨羌縣西有罕
天海謂之青海
天山早挂弓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

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廉頗仍走敵謂敵既竄走畏爾之威如

良廉頗也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
魏絳已和戎謂戎來求和感爾之德如

代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對信平君
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

歸諸戎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
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

之諧請與子樂之於是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也
每惜河隍棄隍河

乃河曲其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隍江
婿間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惜其弃之已久未收復也
新兼

節制通韓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一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失奔欲得輔復之故使之

節度河
西也
智謀垂履想方謀復河隍而為帝所系想也
出入寇諸公翰既建節而

明年遂
復河源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翰傳云攻破吐蕃皆其諸報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
月所臨詩作秦樹乾坤所包特續漢宮
胡人愁逐北謂翰之威武胡人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安翰本傳吐蕃候積石軍麥
孰歲來取翰乃使王莽得揚景暉設伏東南谷吐番以五千騎入塞
放馬號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塞關宛馬又從東宛於友切
國名謂胡

騶駟走追北伏起悉殺之獲馬无還者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接以為翰以美翰
為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
无草徑千里橋東道阮籍詩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塵邊沙
指河西以翰嘗為阿

西師歸來御席同言翰復何陞功成
而歸寵宴之盛也軒墀曾寵鶴言翰之
膺寵非

能太公六韜文王將田下曰將大得焉非能非勇非虎非龍
兆得公侯天賞故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戰可俱歸茅土

加名數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太社封五色土為壇凡建諸
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上與之東方受
青土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按之歸國以方視靈以黃土直以白茅
茅取其繁黃取王者覆靈四方其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左氏
傳名位不同山河誓始終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
帝於是以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以社業納說
曰迹侯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号亡以顯其魂賞

寺三十一

亦不策行遺戰伐

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

契合動昭融

昭融

言帝之哲蓋也翰之用謀與帝意合故能贊對於帝也

勳業青冥上

青冥天也言翰立功之高出乎天也

交

親氣槩中

言翰以天義感乎人也

未為朱履客

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奪楚為玳瑁簪刀劍室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已是白頭翁

作見

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白矣惜乎不為翰之眷遇也

壯節初題柱

甫自謂壯節有題柱之志成都記城

北七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在曰

生涯獨轉蓬

莊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

幾年春草歇

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王孫不歸來綠草生

梁元帝詩所窮輒傷哭而未歇

今日暮途窮

甫自哀其衰老也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

徑路車迹所窮輒傷哭而反顏延年詠

軍事留孫楚

此言甫參

阮步兵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有如孫楚也晉孫楚字子荆才藻卓絕英邁不群多所陵傲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著作郎都督揚州復忝石苞驃騎將軍車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

隙家請劾參軍不敬府主楚既整包遂制弛敬自楚始也予按別本一作鄉里輕周如晉書周如字子隱齊力過人好馳騁曰儼不修細行綏情建愆州曲惠之慨然改勵投水搏蛟而反鄉里相慶

行

間識呂蒙

一作將軍拔呂蒙。行占即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字人字子明少

隨章當嘗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衣雄自首承問言於孫策策帝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字仲謀權遣趙雲往使魏主問曰吳何等主答曰聰明仁知雅略之主問其狀答曰納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按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防身一長劍

一作防身首長劍一作腰間有 將欲倚崆峒 一作晚亦倚崆峒

長劍揚子吉子篇劍可以愛身 崆峒 一作晚亦倚崆峒

西工當吐華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

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吾兮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故用因之依麗人行觀

衛詩以頌人美莊公與申后蓋取其頌美之德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姊妹之徒以麗麗之名而齊寵貴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為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賞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不能引因復上啓請乘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為轡轅坐飾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

韓詩章句鄭裕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乘蘭拔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

上巳晉束皙曰周公成洛邑因流

長安水邊多麗人

長安古雍州地唐開

水以受鵝後人相髣因為盛集

態濃意遠淑且貞肌

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

繡一作畫古樂府云彼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

之奠元巳之辰男 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

古樂府

女於服絡繹繽紛 翠微鬋 垂鬢脣

微一作爲鬋一作奇鬋葉一

頭上倭鬢 翠微鬋

一作爲鬋

一作奇鬋

耳邊明月珠

一作奇鬋

履履蓮花以翠手銚飾其狀輕微也范曄
婦綠步搖詩珠花紫翡翠寶簪間金變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

袂穩稱身

袂一作被一作襟皆非也袂居業切又其輒切鄭玄注禮記云交頰也謝任伯謂袂當作袂其間切爾雅

又曰袂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昌孕切官也予謂腰袂即今之裾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顏貌衣裳服飾之盛曲盡其妙矣

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謂鋪設幕女如雲霧之垂也右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西都賦

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猶天子

朱涅殿上賜名大國號與秦之號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並承

恩出入紫駝之峰出翠金峯一作珍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

官夜能為馳峯多王續遊北山賦葛翠金而出金精水精之盤行

味最美也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

素鱗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博奇集

正觀中許願最遊洞口詩不假丹梯躡雲漢水精盤冷桂花

犀筋厭飲久未下西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

平脫犀頭是筋韋珠鉅表遊則飛筵猥領

杜詩卷四

一

鸞其制二鸞在鈴聲中宮商二和在鑼聲中角社羽故先儒釋禮器謂宗廟必有鸞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制也西征賦鸞

人落切盤刀若飛颯黃門飛鞚不動塵鞚口迭切馬勒也謂鞚

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士之故曰黃門後漢百官志小黃門開通中外及中官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

也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雲使小黃門為御紫雲御厨

絲絡送八珍絲絡一作駱駝南言天子覽予之隆也絲絡謂天子遣使送御厨食相繼如繹絲不絕上句言不動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慎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職察故以羅綺絲繹護衛之也按集有在在詩赤墀櫻桃枝隱映金

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海熟博母炮豚炮脾博珍黃熟肝膏也簫鼓哀吟感鬼神鼓一

潘岳金谷園詩繁管清且怨日宴賓從雜還實要津從才用

麗朝歸詩大序動天地感鬼神也實從雜還實要津切隨行

也還火合切逾也此譏其男女採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魏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實從雜還實要津切隨行

路後來鞍馬何逡巡鞍馬光照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道巡

而不取進顏師古曰適當軒下馬入錦茵軒一作道茵也言

巡謂展出而卻退也楊花雪落覆白蘋觀宴者逡巡退却當

輝下馬而履乎鋪地之錦褥也觀宴者逡巡退却當其氣勢洋洋然旁若無人也此言觀宴

者按後頭上花落狼藉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
 先華為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亂幸楊白花以意言之則曠為正而
 楊花為邪言覆白頰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楊氏作柳子厚
 有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江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斷城頭起盡黃子美之詩意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衛取之以賜觀宴者山海經三
 危之山有青鳥居之庄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
 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更方亦幸
 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
 首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北漢武故事七月十
 日上蘇衣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
 朔曰西王母至
 是夕王母至
 炙手可熱勢絕倫依勢一慎莫近前丞相嗔
 近一作向炙手可熱言勢焰之熏灼也丞相指楊國忠也貴妃用事
 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焰熏炙中外觸之者即為齧粉故甫所以戒富
 時士大夫無為幾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傳時國忠代李
 林甫為相盛氣驕凌百寮莫敢相可否又天宝故事國忠與虢國夫人
 晝會夜集無復禮度時與虢國並善入朝揮鞭走馬以為戲謔衢路觀
 者无不擊掌後漢桓帝時童謡曰春梁之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
 臯奇之李有道調封上尉不得志去客河西道威郡節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
以此詩從翰入朝翰盛稱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祿山

亂適佐翰守潼關翰敗適走行在適年五
十始留意為詩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

崆峒山在臨洮秦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其一在臨洮秦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內山名崆峒者

之於則專主汝州梁縣翰先為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
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

空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收才了空峒足凱歌其意蓋同
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蓋謂翰入奏也壯遊詩云

空峒殺氣黑則指明皇用兵汧隴比黃帝也史記黃帝代神農氏諸
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虛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

九域圖志岷州和政縣有崆峒山按爾雅崆峒字又作空同漢桓帝
時童謠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

當雙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且願休王師且一請公問

主將焉用窮荒為

公指高適也主將指哥舒翰也是時吐蕃
入寇玄宗遣哥舒翰鎮武庫西北地寒時

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邊
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

民得收獲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
地與師勞民卑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

不可以耕金得其地果何益哉此庸以忠言諷之也饑鷹為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此公以鷹喻高

適也魏國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

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言如養鷹鳥飢

則為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兒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免劍一鼠得一禽劍一雞

微其官使之發微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飛翅以隨

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生武成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

有似幽并之兒以其文武兼資故也按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錦金羈

連翻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

兒山簡博率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王莽切擊也謂適以封上尉不得志云是以辭捶楚之刑矣此

不其說未免挫楚塵埃間杜牧寄姪何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皆身

滿瘡乃知唐之參軍簿尉有罪即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

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况參軍簿尉乎

借問今何官

音切又

觸熱向武威

程曉三伏詩今世橫能子觸熱向人家集韻

如字

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京張軌後京呂光北京沮渠蒙並都

云一書記

正嘗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翰軍書記

注詩卷四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軍機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

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國士選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

實不易知

易以政反輕也范雎傳侯嬴謂信陵君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更須慎其儀

儀

作直適既媿荷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諺云相識偏

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不易知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律其以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管與李白同

酣登吹臺為人豪放不檢甫恐被疎脫於翰故戒以慎其儀也詩抑篇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十年出幕府

李

幕幕府省文書顏師古音義曰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君止故以帳幕言之也

自可持旌麾

作漢此行既特達足以尉所思

一作亦足尉遠思大將行兵無宮室可居惟以青油

幕為府以避風雨唐制從軍歲久者始得大都高適今在翰幕府為書記十年間出頃得大郡故云自可持旌麾豈非特達乎足以尉甫

懷思之情而無所恨也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大唐在切又徒太切三也自古大丈夫功

成名遂亦多在晚年不必皆少達也傳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適以十年出幕府恐嫌於遲暮故復以老大言而尉之也古

祭府詩少壯不務力老大徒悲傷

常恨結驩淺

左氏傳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任彥昇詩

結驩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各在天一涯

謂彼此平日多間闊而少相離會也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又

如參與商

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淫別不獲與會者

安得不悲添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遷關伯于商上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蘇子卿詩昔為鶯與鶯今為參與

辰陸士衡詩形聲參

商並音息曠不達

惓惓中腸悲

樂府歌心思不能

驚風吹

言腸中車輪轉

鴻鵠

吹一

不得相追隨

驚風者回也鴻鵠一季千里曠勝云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鴻鵠得疾風吹

嗷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

嗷自警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益與燕雀翔不隨

黃鶴飛黃鶴遊四

海上路將安歸

相違風揚黃塵障騎人目豈宜久君不知帰期當在何日也世云

双傳隔以山川應以沙漠歎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帰

邊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謂邊城無冠冠綵有餘暇早寄我詩篇

南本文墨之士不以軍事廢篇章南之所稱者以此也王仲宣從軍詩

從軍征遐路討役東南夷陸士衡從軍行詩苦哉遠征人北戎長城阿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魯書

因寄高三十五

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勸蔡子先帰○按哥舒翰開府似

同二司得自選幕府士希魯曾為都尉諫其麾下

天寶十二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赴上都南時作此詩以送其歸幕府也

蔡子勇成癖

癖謂好者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之義也

鸞弓西射

射食亦切

健兒盜聞死

兒一作男英雄記呂布謂曹姓曰健兒也魏畧賈逵曰此間無健兒耶

陳琳詩男兒盜當格鬪死何能鬻鬻築長城

壯士恥為儒

如言治天下堂用長槍大劍何用毛筆乎是也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漢高紀謹守成

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

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之垂也開府指哥舒翰也

春城

赴上都

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寶十一載冬末來朝至次年春初方至京城而翰入奏也

馬頭金匣

匣

匣口答切匣伏答切匣匣謂金終頭也古樂府羅敷行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

駝背錦

模糊

駝之背負物矣而以錦帕蒙之此之謂模糊或謂以駝載錦而入貢也

咫尺雪山路

雪一作雲

唐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據

不以為功 歸飛西海隅

西一作青謂希魯先勒還龐右也

上公猶寵錫

上公指翰猶有錫命未

突將且前驅

突將謂希魯當住為前驅以先歸也昔公孫述使延

已固當少留于京也

岑拒城宮六合三勝因令壯士突
之詩衛風伯也執及為王前驅
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前漢張騫傳自騫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
紀其時直所謂詩史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
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變熱寒宜其然也何謂
以西北麥爽涼以其春種關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
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
漢使黃河遠
此以翰喻張騫
也翰時為河西

息好在阮元瑜
時哥舒翰節鎮涼州追慕士蔡子先歸一期正
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
及平原侯植皆好文李蔡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章陳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休連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本
受業於蔡邕建安中鄒功曹洪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
謀祭酒典論二文曰今之文人魯國
孔文宰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贈田九判官梁上
此篇美哥舒
翰來獻捷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趙子欒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
生八載為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
敗之拔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
西都護辟梁田上為判官上青霄言爵秩之高也予按比山接文干
青霄而直上雜字解
詰曰雲摩天赤氣也

河隴降王欵聖朝
降胡江切服也欵納次
也言翰總領吐蕃曲

杜詩卷四

五

來降卒地

宛馬揔肥春首宿

宛於爰切因名首莫六切宿息六切首宿草名此言得吐蕃之馬矣

納款也

將軍只數漢嫖姚

數所矩切計也漢一作霍

大宛最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無不善者首宿所以謂馬耳

此以霍將軍喻翰也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強搖頰師古曰嫖類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也荀悅漢紀

字作票鷁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甫詩今作平声蓋用從服音也

陳留阮瑀誰爭長

瑀比田九也瑀為曹洪掌書記故以比田之為判官也餘見前篇好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田鳳比田九也三輔决錄田鳳字秀宗為郎容儀端正入秦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麾大將之所建麾下謂哥舒旌麾之類田君之才與諸俊並入甫可死意而甘心於漁樵乎甫真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相然切鮮于復姓也鮑文虎曰鮮于仲通也唐書

紀十年書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戰于西坤何敗績不見其為京兆豈先為京兆耶豈以節度為京兆

取唐開元以來在位無鮮于姓者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

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賢良復幾人

王者之國號多士矣而賢良无

所以美乎鮮出也爽氣必殊倫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

東相敬守宜居漢近臣謂鮮于以賢良而

驪騮聚耳日馳三千里鵬鸞離風塵離力智切去也喻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不可窮測而其致身之由則實以其文

章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操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

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載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其泥得玉璜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斷也莊子徐无鬼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雲霄今已逼謂已迫

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為三公相也上公應天上三鳳穴雜皆好

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則天下安益東京有翼一山產鳳皇說文鳳皇出東方君子之國過

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古梁府隴西行鳳皇鳴

一母將九龍吳競樂府解龍門客又新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

題云鳳將離漢曲名也後漢李膺字元禮拜司

諱校尉膺性簡亢無所交接以聲名自高唯以同郡義聲紛感

荀淑陳實為師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各為登龍門皆甫自謂也言

激言鮮于之義聲有似感歎於人敗績自逡巡我得罪退去而

不獲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途遠欲何向

崩曰敗績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遠巡而不敗進重儲用切再

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天高難重陳也以其君門

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祈向平重儲用切再

九重之遠固難於伸想也學詩猶孺子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

劉越石詩弃置勿重陳也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

遇小子之孝耳論語陽貨篇子曰小子何莫季夫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鄉賦借言鄉李不得同晁錯晁正作鼂馳遙切錯倉

也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呼嗟後郊詵郊乞逆切詵時臻切姓

李文帝二年詔李賢良文臣李賢良對策上第武帝於東堂會選問詵曰卿自以為如何詵對曰

臣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予謂此南

言雖忝與鄉薦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晁錯郊詵也按明皇天

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對詵斥已建言

士皆草茅徒以狂言亂聖聽請委尚書自試問而無一中程者林甫

因賀上野無遺賢公此詩對詵罷歸公自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故

有曰陛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
文其年公與元結皆應詔而退
計疎疑翰墨時過憶松筠

言時已過矣則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紫宸
長安志唐宮西內大
明宮正殿日合元

天子元日冬至受華夷重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衛
蓬萊殿橫紫宸殿此韋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此
且隨諸

彥集方覲薄才伸
覲九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待
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

汝洛筆中書堂也時李林甫
破膽遭前政
下園曰前政
謂蕭良也陰謀獨

秉鈞
秉鈞謂李林甫揚國忠也甫以上疏雪房瑄為當權所疾遂
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前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

微生零沾忌刻
微生甫
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
蓋論

神仙之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
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
丹靑也

早晚報平津
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
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

死立於朝也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恭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二十五書記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按新詩書通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
質自高每有一篇出則好事者輒傳
主將收才子

主將謂司
諫翰才子
適也韓為河西節度使收懷高道
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

崆峒足覲歌崆峒龍右山名
凱歌音適為之

辭足者以言其勝之之必也
聞君已朱紱

謂適已增爵秩也唐
志紱為四品服淺紱
為五品服詩采芑篇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且得慰蹉跎足以慰用渴
別之情矣

寄高適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楚詞屈原
有招魂篇

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謂肅宗
即位也

南星落故園謂南極者人星
以美適之壽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數三首並平仄
二體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

堦下決明顏色鮮時舌兩傷物蓋政淫
決之所致也詩有此

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雨所飄播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
初用張九齡開二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亂軍旅數起

故陰陽不和恒兩若也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决明佳蔬也食之能决去眼昏以益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諱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陛下决明顏色鮮也

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

無數黃金錢 葉滿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搖落喻君子遭患難生龍門川澤間寺石安明同功故有决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菘且而銳也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涼風以譬刻薄之小

人時林甫國忠之徒

三嗅馨香泣 書生甫自謂也空白頭言為國家憂而頭白也昔

王羲之嘗晉紀終日撥鬚嗅香履履无言時人不

會其意蓋憂當國之乱故也今甫臨風三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

為若人所汲益不憂思而泣乎論語鄉黨篇子路共之二嗅而作

蘭風伏雨秋紛紛 舊作蘭風長雨長續去盡王荆公改作伏黃

兩題子操曰蘭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蘭如謝靈運

所寫蘭暑之蘭伏如左氏傳所謂夏无伏陰之伏也師古曰蘭風韻

去馬來牛不復辨

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

俟諸淫之間

濁涇清渭何當分

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陰雨晦冥河水泛溢牛馬

以岸之遠而不能辨涇渭以流之混而不能分以譬昏亂之世忠邪賢否混隨而无所別也按水經注渭首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穴山東

北過獮道縣南上邽縣比陳倉縣西武功縣比槐里縣南與勞豐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山頭東南經新

南扶風至京北高陵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木頭生耳黍
穗黑
木一作禾非詩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下濕兩陽得中故黍稷咸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雨公苦雨木頭生耳黍稷盡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為宰相不能變調可知矣按朝野僉載春兩甲子赤地千里夏兩甲子乘船入市秋兩甲子木頭生耳鵲巢近地其

農夫田父無消息
古者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

貧之行役過期不及是以田萊多荒也

城中對米換衾裯
王

相許益論兩相直
余與稠毛長傳衾被也鄭玄箋裯床帳也

長安布衣誰比數
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安布衣探衣也以練布為之長安乃繁華之

得無踴耶

地貴遊乘高車駕駟馬甫困於布衣
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
反鎖衡門守環堵衡門謂一木以

為堵堵牆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環繞其室以為守禦衡門
環堵者貧者之居也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游是以杜門却掃安於

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長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後獨也儒行篇需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莊子讓

王希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歌
老夫不出長蓬蒿長蓬蒿切言者舊之臣隱

棘也按莊子庚桑楚篇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將蓋垣
牆而植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與之趙城三黜

决錄注張仲蔚隱身惟臭乳小子當權見用無憂走風雨走讀曰奏謂賢路荆棘

不仕所居蓬蒿役人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揚貴妃養為義

子甫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艱難如風雨

所賦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兩聲颼颼催早寒颼難如風雨

作賦兩聲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譬祿山之胡鴈翅濕高飛難比叛讎漸著也顏延年秋胡詩秋至常早寒

以物取况也丈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
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如鴈以兩翅多翅濕而難於高飛

也古樂府詩願為雙秋來未曾見白日當是時之宗幸蜀車駕
為鴉奮翅起高飛已出而京城无知者軍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
消息故云未見白日也泥汚后土何時乾后一作厚汚汪胡切
獨水不流也言祿山

從記陽長驅而來音天之民咸墜塗炭故云泥汚后土也
也亦玉九辯皇天淫盜而秋霖方后土何時工而得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
王徵士琅琊王徽

今秋乃淫雨

春夏多雨水秋久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
苦雨乃陰氣淫洪臣侵君之象也亦雅久雨為淫

仲月來寒風

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
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

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

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
兩地公詩云安得殊雲

此故也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下萬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張益雲氣凝結以
喻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也趙子禛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萬家一

作万象非是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莊子雲氣
不待族而兩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

行潦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九里信不通師古曰

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
况莫東之遠乎趙子禛曰指隴西公王徵士之所居為苦雨所隔斷

乃九里不通之謂也悄悄素澹路澹素簡切水名唐天宝元年命夾那大

迢迢天漢東水潦成礙是以素澹之路天漢之東消

場井區谷寺

相通或西有盛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瑤去徹居
東時阻於崑山之亂人皆壅隔是以托意於兩際而思漢中王瑤及
琅邪王徽也何晏括地象曰何精上為天漢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
星不備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日天漢天漢則中渭
橋之所長安志於中渭橋引三輔黃圖曰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謂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騶六尺為馬皆若孤征鴻畫見公字面畫忽麥切

君超然權笑同公指瑤去徹也畫猶言以刀畫開如披雲霧

公子面与之同權笑也然鳴乃高飛凌卒之物謂之孤征蓋以其群
飛則意猶遲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比乃迷其懷思之情至切也

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

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籬離也時兵革過天下動
則拘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羸

下駒仲長統曰人事可遣向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典優久曰此官笑是清華但如吾真實是樊籠矣一飯四五起

飯甫遠飯甫遠憑軒心力窮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處雖一飯之

蓋傷罹亂之世入无所安君有如嘉蔬没溷濁溷濁胡因時菊

此也是詩之寄豈直為舌兩作乎嘉蔬没溷濁切亂也時菊

碎榛叢嘉蔬所以養人乘當秋宜得其時今因淫雨之久蔬爛於

君子賢人因於時政之煩苛而失鷹隼亦屈猛隼隼切急疾也鷹隼當

所也宋玉風賦馭濁獨揚餘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蓋言諸將

敗帥是以嶽山得以長驅而來也按張華鷓鴣賦屈猛志以服養

烏焉何所蒙烏焉小民之比也官兵既敗小民為賊式瞻北

鄰居取適南巷翁兩涼阻礙所向不通龍西公王徽士况不

動無所往是以甫嘗有偏側行蓋亦如此意也掛席釣川漲焉

知清興窮掛席即掛帆也當是時賢人雖隱於漁釣可以保身煙

席拾海月采石花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